



大宋文鑑卷之一百一十四

書

與石推官書

歐陽

脩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

脩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

脩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調田樂元積中書

尹

洙

答張洎書

孫

復

上孔中丞書

不

介

答韓持國書

蘇

舜欽

與石推官書

歐陽

脩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示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

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誦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論
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路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
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人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
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
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如前所陳者是誠可
誦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知
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
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
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
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
閱圖畫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
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

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為棊捫韋
為鞞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
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女不才之相近
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
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
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坐坐乎
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
乎不可也則書雖未事而當從常之不可以為恠亦猶是矣而足
不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恠自
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
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
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之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

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

谷長充秀才書

歐陽脩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干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為纔數百言爾非夫辭意雄濡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依俙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吳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

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吞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疆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

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肆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一介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辨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宋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

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真可任御史也是執事育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捧笏帶間徐璋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迂上而言是也當初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作為主簿不任職則可請

能以此辭為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言上雖好之其人不可
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
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
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
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
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介而它
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辨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介
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
愚者則豈敢復六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
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殿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裴元積中書 尹 洙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對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牢城

保寧為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深切則
移籍於廣銳蕃落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幕府
不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既而帥命二人者來止
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
獄往而二人乃來此必審其初罪不為深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
程者慮以廣銳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指者亦聽
秋侯命二舊辛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鬻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
舊辛下等之上涇內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繆相遠若必
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大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
有犯姦若盜如此北隸軍者甚衆決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
遂易其籍帥府乃詢去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為深切然後乃知帥
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既已籍之無如之何乃荅曰其罪

不至極於惡蓋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
凡涇人之相尊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某聞之甚駭其言若
它事則不敢知如正此一事則所以為不稟也何者始本路索此
二人於涇帥既不遣復命取具獄視之若呆以為巨慝則當下令
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則洙必審視其罪雖其
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
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
足為忤意易之不足為迎合且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必
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
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者十
不一二皆不先入之言為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
一事為違戾耶茲事極微而洙懇乞為言者誠以害於體為甚大

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沙少疑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日
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恐見詰柰何洙叱去之洙謂狄侯
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黥之雖異日黥之徒能制一吏如將校何
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畏哉吾獨知畏
元帥其此甚足為元帥憂也自洙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
足死而特死者有當死而慘其形者洙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
知其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特其主校
過失者洙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為隱汝懼累以言或主校濫罰
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
貸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容其卒者此軍之大弊
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於士卒非人人能督
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校焉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

十卒不畏其主校則欲博自恣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為主校者豈使反畏其下哉故為將者必察羣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洙秩雖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使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為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為憂今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以此其得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辨之今乃不能自辨於元帥反囁嚅於幕府豈畏懦耶蓋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誠於部將是其凡辨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荅張洞書

孫復

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志于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瞻規科第為事若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勇而欲速成無以致於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矣天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適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

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未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老必皆臨事揆實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篋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生非無用瞽言徒污簡冊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

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為忽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隸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侯四十餘世僅二十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

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
為二希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
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
父者有之天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
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
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
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
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
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
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夫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
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
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佞諂失德悖亂亡

道荒政拂諫發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
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
武肆害玩安棄職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
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
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
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
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此
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
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
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
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違更
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大字決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

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
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
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脩與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
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替太任也至是天人之
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介冑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直讜審審敢言
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
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
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顏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
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
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讜直審審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
速進之媒乎噫事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

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胥胥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已立於朝
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
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讜
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
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求終
譽中途晚節須有淪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
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
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
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
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
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閣下亦當
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交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於持國也然筆迹趣向皆拜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為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交讎一波共起謗議被發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徃徃鈞頤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存卹者幾稀矣

設閉戶或密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憚也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况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墨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入之薄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圍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接不與之言一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徃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徃還人人皆知持國則可今持國尚有此語况親也義也識也迨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一事未為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傲僕日捫取辱於都城使人皆笑笑哀閱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心相遠而伏膺稍充足居室稍寬已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

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面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
起齋院明牕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
泛小舟出盤閭吟嘯賢舌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尊鱸
稍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
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
居九夫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
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
之孰為然否哉人生內自得外有所適故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
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
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官何以盡友悌之道也况
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不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可
也何其忍耶嘗觀棠隸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

常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於持國外
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
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前得子華詩意亦
然未暇終述今并此以達子華予非躁而忉咄者察之

大宋文鑑卷之一百一十五

書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答趙內翰書

蔡襄

答劉蒙書

司馬光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闕然寢久功烈掩

塞是必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茲之書遂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蹟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為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求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驍鷁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夫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均以敦化者危冠逢振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國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跡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不為其容乎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

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况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貢本之不知教化既衰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騫於是乎有縱廣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眇也今既示之眇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荅

荅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聞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

晞以介詐善不宜為事非是遂推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
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
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
救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
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
介去朝奸之巧偽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
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
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飢而死幾斷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
如是耶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
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
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
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為責况敢毀之晞避

介聘為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晞高識遠慮哉
足下與亦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
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辨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
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
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

荅劉蒙言

司馬 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我子欲為我亦不能吾
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効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
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與萬一於
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
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教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
為鄙細之人側足於膏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為日

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切讀足下之文窺足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寡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為歸且日以鬻一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才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

子雖樂施子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踈先舊而後親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頭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違違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待王公大人朝碑墓碣棄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眾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

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無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况已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為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贖左右之匱急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數矩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設脫之起一千三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

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設以一黍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此來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繆佞一世之感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冝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符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

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黍黍為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斂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為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二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二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九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雖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命者為黃鍾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釋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右律法

空徑三分圍九分令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此毫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終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宜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獄之大煩則上下輩之為所三分者舉或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久律管至小而黍粒賒圓其中豈無負載宛空之處而必欲責其中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寸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

所事忝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三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
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
呂耶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
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
以為法者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太惑君子之論無固無
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營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
欲徒為此譏也也不宜光再拜曰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浩眇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
伏惟機政餘松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
足以辱介甫為友然有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
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諫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

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
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
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獨
慕之心未始變移也坊見介甫獨為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
學富難進而易遠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
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
引參大政豈非欲望眾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暮年
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
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漢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
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切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
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
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

自敗若是者不雖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
惟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
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
惡介甫之甚者設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
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大厚而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
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
薄賦歛已適責也介甫以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
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
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知禮義信况
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因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
固民是盡以餘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可已不當置而置

之又其於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
術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
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
甚矣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意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
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
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
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選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
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
為阿衡自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
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
者亂故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
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雇市傭

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遇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者過之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踈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各之施四遠難矣夫從鍊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遂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遂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遂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齊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劬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頤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彼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頤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

宋文鑑卷五十五
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
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
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
於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
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
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其怨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
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
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
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
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
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

無乃不足於怨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
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
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
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
母使民罔眚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
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入分遣使者散青苗於
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
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
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
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於者取之於為窮日力

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四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
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之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
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甫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
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諒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
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
言詢于芻蕘孔子內上酌民言則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
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
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
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
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
而介甫遷悻悻然不樂引疾卧家光被旨為批卷見士民方不安
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

經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
其辭雖撲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切介甫不相識蔡碎督過之
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賂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
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
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
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
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
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切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
欲使之副貳樞府光切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
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滌
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
俯從光切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

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效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效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以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死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柰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時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陳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大宋文鑑卷之十一
書類
十二

大宋文鑑卷之一百一十六
書

與吳相書

司馬光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答段繹書

王安石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王安石

賀杜相公書

錢彥遠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與孫司封書

曾鞏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奔

大宋文鑑卷之十一

與吳相書

司馬光

光愚鷙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足追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常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官之心矣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時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躋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惴惴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為能以欺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

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貧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楮歛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蠶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軍已不能制矣若不辛復有方二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蹙尾羽敝口瘠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第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阡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忘身徇物不

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表人之識
近而聖賢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
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蠶蠶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
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
簪解紱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
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設
深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功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
鼓橐欲適馱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
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
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謂開言路者非如曩時
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
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寤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

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
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
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
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
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邴魏姚
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任位至首相
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令名高於千古丈
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
不覺辭多

荅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昨日辱書以為鎮不當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懷然而懼
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四士合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

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為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其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為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示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豈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

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秣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苟云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為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為律而故於其法為相矣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人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

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黍而為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大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異

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貢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聲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聲令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嫻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為此譏諷也不宜鎮再拜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

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特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特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

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
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
耻在舜下雖然者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
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
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安石得縣
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
臨之以為之師安石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
也幸甚

荅韶州張殿丞書

王 安石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
上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
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

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
有安石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
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蓋大者既
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
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
念非夫仁又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
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
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
滿街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
賈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
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廢其愈好之心而止耳
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

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
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
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功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
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
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
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
豈有根哉

荅段縫書

王 安石

安石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
南始熟而慕為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
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為怪安石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
之言也鞏因不然華文學論議在安石交游中不見可蔽其心要

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
家辜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故所賴者此兒耳
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
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務
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
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鞏邪然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
但在京師時未深按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
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
聞之輒矍然鞏固有以教安石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
安石家皇皇為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
可以絕故且規之規之從則已故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
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

得為賢者哉。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怨，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鞏也，顧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臣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為孝，孔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王安石

安石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安石尚有欲為吾弟道者，責以一言。

盡之吾弟所為書博矣，所欲為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為才不及子真，而所言皆子真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安石有欲為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誓不能速意，知己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

賀杜相公書

錢彥遠

聞國家輕重在賢材，賢材得失在宰相。國雖甚危，盜賊充斥，水旱薦臻，囂囂若不澹使賢材登用，此不足憂。適以起其治爾。國雖甚安，倉廩充實，兵甲衅藏於府庫，使賢材隱匿，此是宜憂。亂將成矣，然賢材有小大道義有取舍，唯執政者器使而禮進之，俾上下出處當其分，輔弼之職畢矣。始漢唐初，蕭何、曹參、房喬、杜如晦為之，虛已降意得人，尤為風迹。逮同三代，暨季末，昏錯則張禹、崔烈、柳璨、裴贄、挾奸竊寵，樹朋黨，償恩讎，賢材恥之，相與逃去。若卓茂、葛

亮司空圖李巨川之徒彷彿洋陰拱或徇家傑以摠快其蘊是廼宰相之過也嗚呼生民何辜也得失禍福繫之二三君子歟明公天與直氣繇黃綬歷中外凡四十年至三公情偽險阻掌之矣綱紀故事練之矣古今治亂詳之矣前此為樞密使時天下固以想聞風采士類依為盟主者誠以文武吏士老儒新進見公者公悉能判白精粗人人自以各盡其意今公為相實社稷宗廟神靈開誘上心所致然公此舉繫四海安危故誕告之日無賢不肖搏手相慶而彥遠獨懼焉何也公視今賢材果盡用乎天下事果盡正乎則公宜不次擢人夙夜講議雖隸臺踈遠不遺為本朝樹太平基業矣止縛二胡人梟藁荷息飢塞百姓盜弄兵者夫設循嘿守常曰已安已治文輩當束之高閣昔賢材顛顛待公及公復不顧望絕矣君子哉固窮且死萬一奸雄事未可究彥遠懼者此也唯受

鳳最深敢用常禮圖續引虛辭諛公小人也頗因古義以獻且知不言負公矣言不行亦在公矣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聞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與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貴廷尉問錢穀責治粟中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

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
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
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上則李文亮其餘為卿大夫
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
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
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佗卿大
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
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
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
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代節可
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貞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
之歲閣下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

傑冠雲者相繼而進雜遝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
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
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人佐人
主立州縣學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
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
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
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掣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
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
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貞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
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
唐之為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
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二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

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於聖人作
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遂消
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
之心豈須更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
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
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千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
而弁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
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
已耳伏惟幸察

與孫司封書

曾鞏

竊聞懷智高未反詩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
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

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
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
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
士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
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也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
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
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汗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
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
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
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此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
臣宗旦且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
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

以為備守城而保民者宜實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東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愉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

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日此固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道則其有先知之効可知也以其信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閔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可惜頃吏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荅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 奔

奔皆荷二明公之恩顧而未嘗敢一言以干左右者誠有謂也夫
位卑者不得僭言識短者不可輕讓故雖曾中綉爵亦自釋之而
已今有身與其事心知不然又安得隱忍不言哉竊見岐府修北
路山城蓋上奉朝旨乃有經度次招討之命即議繕完計工數萬
費材數千雖亦不甚廣然皆民力也奔近從府尹往觀之府城北
走二十里至山足乃曲盤而上僅五里至山頂陟頂而行餘十里
至今議為城之城行頂而周視羣山蔓延不絕極目如浪按圖牒
岐隴涇乾內郡環是山自涇而南及岐六舍汧原而東抵奉天數
百里所謂山者但土坡高原耳非若嵩華終南之有懸崖石壁絕
頂孤峯之為限也今所議者岐及涇之一路耳戎馬必欲自北而
南旁出可作數十路高者平之下者增之岐者盤曲之澗者橋梁

之皆人力所能為也加之是城不可屯軍馬賊至則不守也雖能
守之賊由他道而來無所難也恭惟二明公居秦居慶皆嘗作城
人尚以為勞其如秦之城州城也大而壯之使賊無逼視之心大
順城邊寨也屯軍境上壯我邊防是雖勞而有益也今中道作城
無軍馬以守而賊又有他路可行是城之為無益也明矣役已困
之民為無益之事於今豈宜哉今作此城蓋為岐之計也奔以謂
為岐之計不若此岐之為府城郭民人雍則三分損一倉廩之實
帑藏之積監酒之利與雍均無場竹監鐵冶雍無之造作兵器供
應邊須諸郡不及焉民之室比關中內郡亦號富饒其地形南西
北皆山險獨東去為坦途必若邊城失守賊無後顧之慮長驅而
來賊之請岐有道路之勞不若請雍之易也若雍之有備則岐為
易下也以岐今日之備賊至則破何者無兵也無戰具也無是二

者則民不固也前日定川之役人甚不寧閭閻無賴輩往往有
妖言者奔嘗私自思之以謂朝廷與招討得非知岐為自安不足
備也今而觀之尚使中道作城以禦寇是亦為岐之備不為不至
也奔以謂為岐之計莫若使有兵三五千能執銳被堅可使者有
甲冑孤矢戈戟皆補之有能將萬兵者一人在城中如此則賊雖
大至岐可守也今岐無是兵與器雖中道有數十城無益也况為
一城哉奔當患關中民費財與力十官未得其一今費工數萬費
財數千郡邑畏威靡敢舒緩其間督促鞭笞吏緣為姦不可勝紀
而一無所濟是誠可惜也朝廷命二明公專關中之事其寄亦已
重矣二明公之憂思諒非不深矣計朝夕事之大者萬端此但一
小事耳故不足思且慮也明公以為小岐之民以為大勞而有益
於事雖大為也勞而無益於事雖小不可為也關中之事所以多

矣者上輕之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為多積小以成大夫
事難於謀始易於議終今此一事其為無益也甚著其能辨之者
亦甚衆而乃無肯言者恤事可知也奔恃賴恩顧仰干聽覽願軫
思念如此言不至在願則望稍緩其期使有識者閱而議之然後
錄其可否奔不情無任惶恐傾祈之至

大宋文鑑卷之一百一十七
書

與容季書

上歐陽內翰書

上富相公書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與王介甫書

與門下韓侍郎書

與容季書

王

蘇

蘇

陳

劉

范

王

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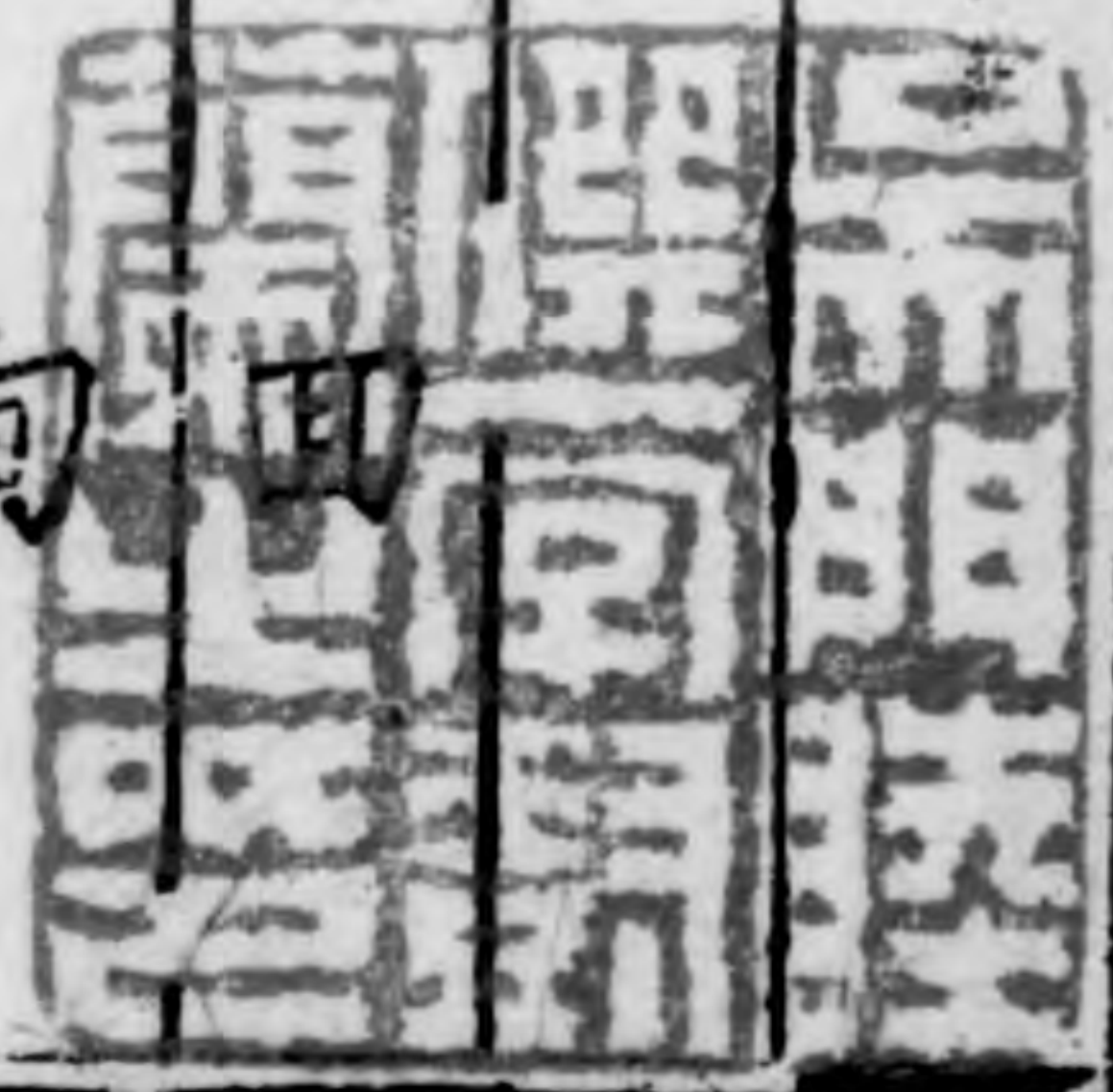
洵

襄

攸

百祿

回



朝作春書并五積散附沈丘人去比午方得所聞然得此書方知
手力已到來諸說事甚詳冒熟出入誠不易然家居者亦豈能常
占安侯耶此古人所以欲息其倦而竟無可息之地也廷參之微

欲行其私韓於長吏誠且觸忌齟上處所疑者數端皆有之矣然以所據者禮律大意天下以為俗而有司以為法矣使長吏賢邪安肯以怒人使其不賢耶亦安能以外法繩命官以罪也且不賢者苟挾其勢求肆於下不止則將迫有司故入其辜以死當是時為有司者徒長其怒而從之耶亦守其所司而與之爭耶與之爭則彼畜其或中以他法如之何不與之爭則獄情一反已為故入人死罪又如之何試以輕重權之蓋就他法之中聊無憾爾人生乘物而遊於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莫不有而如惑者乃欲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於萬物之間逆理而得之故於人謀為可憾也惟君子為循義而聽命故禍福之來無可憾者何則義盡於已而命定於天也汝之深敏讀此可以推見其餘矣更

惜一事為汝證之昔春秋之世鄭最小國攝之晉楚之疆交責方陵君臣遜媚猶不能自免及子產為相修其國政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擢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乎野皆變其常度晉楚初忿銳氣以臨之而其辭直禮明卒莫能屈也循義聽命其子產之謂乎其天下禮律專於朝廷長吏臨期察屬雖或不悅敢遽肆其無道如春秋之晉楚哉晉楚不能屈小國之子產憚其辭直爾人子於禮律之內申其私諱非辭直歟而顏憚長吏之能屈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賢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諍上下用力為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

欲行其私韓於長吏誠且觸忌齟上處所疑者數端皆有之矣然以所據者禮律大意天下以為俗而有司以為法矣使長吏賢邪安肯以怒人使其不賢耶亦安能以外法繩命官以罪也且不賢者苟挾其勢求肆於下不止則將迫有司故入其辜以死當是時為有司者徒長其怒而從之耶亦守其所司而與之爭耶與之爭則彼畜其或中以他法如之何不與之爭則獄情一反已為故入人死罪又如之何試以輕重權之蓋就他法之中聊無憾爾人生乘物而遊於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莫不有而如惑者乃欲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於萬物之間逆理而得之故於人謀為可憾也惟君子為循義而聽命故禍福之來無可憾者何則義盡於已而命定於天也汝之深敏讀此可以推見其餘矣更

惜一事為汝證之昔春秋之世鄭最小國攝之晉楚之疆交責玄陵君臣遜媚猶不能自免及子產為相修其國政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擢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乎野皆變其常度晉楚初忿銳氣以臨之而其辭直禮明卒莫能屈也循義聽命其子產之謂乎其天下禮律專於朝廷長吏臨期察屬雖或不悅敢遽肆其無道如春秋之晉楚哉晉楚不能屈小國之子產憚其辭直爾人子於禮律之內申其私諱非辭直歟而顏暉長吏之能屈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賢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請上下用力為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

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丑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爭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而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惟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惟之今世無復有善久也則已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所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曾官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喜且相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

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北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之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扳援聞之以言飢寒衰老又適而留之使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天以慕望愛悅其入之心十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為洵之知之時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嘍刻斬絕之言而其雖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

視執事之文紆餘委情往復百折而條達陳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元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而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迂而粗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

既已晚而不遂刻意屬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多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曾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曾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六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富相公書

蘇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
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成嘉相慶以
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
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
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當公
也朝夕而待之改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
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
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
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邊蓋古之
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
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
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

則事不可以成令夫致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忌從
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
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思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
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
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
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
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變其身者以安
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
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
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
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
其上相之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

宋文鑑卷十七
書目類
五
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改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闕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父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舜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而致之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之遂不復用以歿其身而止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

見荀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上書

陳 襄

襄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得行襄謂股肱近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所報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為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臣可有行者今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事此希闊之盛美小子不任驩抃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遂速獨眎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之心襄雖愚所識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為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仕胡瑗者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在江湖間興學養士凡卜餘年弟子一千

七百人魁傑之士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舒州通判正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有潁州司法參軍劉彝者其人長於才而篤於義其政事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肥縣主簿孫覺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究原本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歟中丞胡瑗門人高弟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有知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羨地不拂其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人福州候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材智超特學古明道造大賢之域自慶曆初下第閉門潛心迨經十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同縣鄭穆者明而好學深造於道其心氣仁正勇於為義學博而文壯矣有揚州孫處者為性高介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仕節行著聞凡為文辭必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周頴者

剛義孝友及冠始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強禦有烈士之氣有越州蕭山縣吳孜者勇於為義少有聲律之學既而宗道約心於理甘貧養親節義稍著羣烈穆襄之友人也凡與並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足見其志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少哉若行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也處頴孜襄所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子然其行義皆足以取信於人抑亦國家偉材也夫火賢之才難知亦難其才以四海之黃環而求之尚恐未足充執事之所欲况上于一方與一州其所得必狹矣襄遂敢廣引天下凡所知者以為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礫砢之材行誼未著不敢以聞尚觀其成其不知者尚在執事博而求之也執事即日歸覲冕旒道民疾苦事外必有獻納補報於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斯人也君子之於事也所患無其道無其

時無其位而不得與天下賢才共濟之亦今執事既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位而其所以共濟又有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失也心急碎率伏惟執事留意詳采

與王介甫書

劉攽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恍仲丘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

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於民廣肆恣意不趣尚不一抵犯者多一謂之寬一謂之猛同一物耳而寬猛異耳則司刑之官何術以處此中邪而必曰姑捨汝所學而從我且不亦教玉人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寬嚴亦性分耳伯祿又烏能自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是以上煩明公每於衆人賓客之前督

過諄諄以為大非而終不能奉教一二以自媿自詔也任者阿丁之鬪殺劉亞之故殺温公力不肯貸辭氣從然有司不敢抗眾人不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者貸而天下以為是伯祿豈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阿党為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為可殺而罪大理用法刑部引例編管廣南之為大輕也任聽御禮到後行劫賊滿而不當謂之刑名疑慮也此二事者伯祿實嘗用心焉欲默而不辨則惜聰與党之死欲辨而理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然古人執法有三經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顏而不觀主滅者非但施之於守法而已實士君子事上之道當然明公亦思得斯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無如是人矣得聞其語可也

其有心景行者可也明公以道德仁義之富輔佐人主以天下生民為已任欲為朝廷振紀綱致太平必不欲來者依違從諛隨聲雷同苟利一身不忌殺人以蹈昔之用事者為後世笑侮之轍也是用布其區區而詳其所以然之說阿党心規阿丁之銀鈿也因斧之而不殊丁呼而告人曰党殺我人執党曰我實謀其鈿子於是謀狀為明今疾其凶暴規貸之惡則死有餘辜論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鏘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嗚矢術楊接楮也商鞅為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為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

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林境土
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
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百祿

聖人之用天下富而教之神而化之不可以已者也不惠不迪而
至於用刑不得已者也天以不得已之刑為不可以已之助則居
此官者宜知此意邪不亦或可以置此心而勿論也此來朝廷政
事大論議一切出於忠厚薄厥刀筆而以書生儒吏處之此宜下
民無知陰有一二蒙被上德者矣百祿無狀攝職以來夙夜孜孜
竭其愚思精法巨細凡可生可殺之際與僚官平訂大理往返或
至于再三或至于四五纖悉曲折敢不盡心焉爾哉然文書程祿
三府職競覆覈交致其詳毫釐之間靡不力詰而深研之嗚呼雖

堯舜欽恤文武慎罰之意宜無以加毫髮於此矣漢詔有之人有
守愚宮有上下故使中外疑獄讞之廷尉廷尉以當附律令聞上
也民散矣矣抵犯者多旬時斷獄無慮數十百千其間豈能事事
咸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周有疏其被執之時便
通謀情謀在其心終緣自吐考之於律得減所因處徒三年未為
失斷凡言殺人者死蓋以已殺為文傷人又盜則抵罪也今被殺
之人幸而不死行凶之婦偶亦自通本謀所以本部專情取舊比
之重者擬送廣南編管夾杖遠竄粗且懲姦合於堯舜流宥之法
殆無足疑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受黃三結約
欲行疆盜至三日昏時而劫竊新等家賊滿按御札三日已時到
縣雖是夕行劫在約束之後而其結謀實在且日約束之前凡赦
前御札將為約束指赦作過之人而聰之謀時適非指赦謹按嘉

祐五年南郊赦文應赦前御札到後疆盜至死並決訖刺配廣南
牢城八年及治平二年郊祀二赦則配海島雖加重於前而未盡
變也是又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特韓富二公故事也合朝廷
論議決事比方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為本部擬貸任職
自謂略法二公遺意豈當時之論亦欲惠暴寬賊以害良民哉得
非哀矜愚民寒飢多辟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
子反求諸已而後以罪諸民賦稅重也徭役繁也誅求多也權利
廣也欲其無寒飢不可得寒且飢矣欲其亡罪矣不可得此仁人
君子所宜動心而求究其本也若止浚其末而惟刑殺是務則秦
之刑非不嚴為能弭勝廣之盜哉今不諱之朝樂聞鯁言願遏其
惡而宣之使下情無壅亦足以知今為有道之世矣孔子謂季康
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張釋之當高廟玉環之坐

而文帝欲置之族諫曰假人盜長陵一抔土陛下將何以加法邪
夫使有司者治辛而不推原犯入之情不測淺深之量不論輕重
之序而一出於法刻刀筆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於士大夫以
儒術緣飾為哉今天子諒陰未言 太皇太后總聽萬事慈明仁
恕聽言盡下自二帝三王以來公卿大夫有志之士未有遭逢如
斯時者也有官守者不出其位若見事有未然令有未便不一公
言而脂韋苟安恬養自殖不負明主無益生民乎伯祿章既上竊
意萬一薄未以採來事不謂明公乃排而深絀之文從又崇峭斬
立峻法也三伯祿之言以人廢耶其或思之未再邪如今之時周
公養成王之時也在易山下泉之象曰家未不知所之則顧所以養
之何如也夫家之所以養者正也養得真正則聖人之功也周公
養成王是也方其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道德仁義日陳於

前詩書禮樂日盈於耳及其至也若出天性舉而措之橫乎四海
是將萬化獨運萬事一斷豈不綽綽然有餘於聽覽之間哉蓋不
必屢上凶惡鋪陳情狀設有特旨而教之新獄也此文非周公之
所以為功也伯祿之於門下也公則有寮吏之聽私則有父執之
奉知獎待遇非他人比苟為然視不敢盡言則豈明公與伯祿之
志哉伏惟舍其讜狂而溥采其衷幸甚

